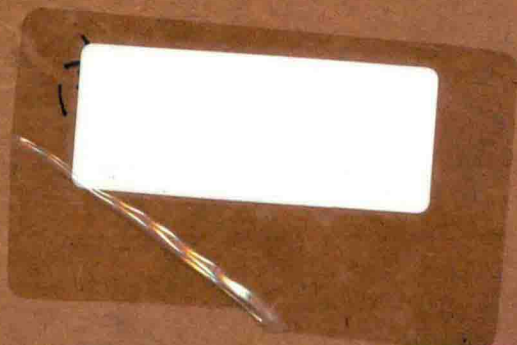


马大烟

上、中、下

(英) 哈葛德原著



煙火馬卷上

英國哈葛得原著

閩縣林紓

同譯

靜海陳家麟

小引

一日。沙拉定處於宮中。靜思上帝造人之神奇。宮在大馬色間。離宮也。沙拉定又思定霸東亞。歐西之人數來。均不能勝。此非上帝之靈不及此。然當時特西里亞一小王。爲羣雄所不齒。及叔父舍庫。與余同至埃及。埃及死地也。余之赴彼。直以性命相付。乃不料起家卽於是間。復思及亡父亞武伯。及其兄弟同居。今羣從皆亡。但餘其一。卽女兄弟。亦間餘一人而已。骨肉關懷。愴然四顧。然諸妹中。有昭彼得者。至婉淑有儀。乃爲英國武士。攜之而去。而昭彼得心愛其夫。乃反教而歸基督。武士名安祖。姓阿塞。爲亡父亞武

伯所得之俘虜。安祖本情種。乃攜妹而逃。此爲余之家恥。然余曾發誓。必奪吾女弟而歸。不令久溷於英國。計惟擒安祖殺之。然後女弟始可得歸。已而昭彼得死。留一孤甥。此爲謀者所述。甥蓋女而非男。爲年亦已及笄。雖血脈不同。終爲回人之所自出。以上諸事。瞥然而過。復思及戰績。東西征誅。與基督教死力相搏。互有死傷。於是太息。戰爭之多殺戮。然以二教不同之故。勢在不能不爭。此時日已薄暮。不期沈睡。夢見一女子。立於其前。旋去。面羃然其骨格頗頗。肖己立悟。爲女弟之子。夢中忽思此女。何以至此。卽禱告上帝。乞釋明其疑竇。忽見此女。立於西里亞平原之上。其左右。回人與基督教人。無慮千萬。己身則督率勁旅。往撲十字之軍。而此女伸其皓腕。力磨回兵。勿前。夢已謂此女曰。吾甥何爲至此。女曰。我來拯諸人之命。於阿舅之手。且身與舅有血脈之關係。故乞。

舅氏勿下其刃。全此無數之生靈。沙拉定復夢。已謂之曰。汝以何物贖此生命。女曰。吾以血贖之。女語後。卽引手奪其手中之刀。向己心坎之上。沙拉定夢中大驚而醒。則妖夢也。然夢痕了了。亦不與衆言之。顧明夜夢境又復如是。然仍不言。至第三夜復爾。而境尤歷歷可數。沙拉定思此夢決非無因。或爲上帝之示兆。至第四日。乃大集廷臣。令之圓夢。衆聞言。同聲禱告。禱後有軍師言曰。沙拉登回教王聽之。此亞拉上帝以夢示警。此女方居英國。後此必捐棄其一身。爲兩軍聯合。勿令苦戰。果彼此息爭。則國民將享無疆之庥。爲沙拉登計。必令此女留之左右。不聽遠引。女行則吾國又無寧日矣。沙拉定曰。此言良確。我意正復如是。卽宣一武將至。此人僞爲崇信基督者。實爲回教之間諜。近新歸自英國。歷歷知安祖家事者。此人外尙有一人。僞爲基督教遊方之士。而阿生者。

沙拉定之藩臣也。忠於所事。則極力助此二人。遂思以術取安祖之女。誘致不遂。則用強以刼之。大臣議時。咸曰。此事滋難。今圖取未來。可先正以位號。爲巴貝克公主。舉其母采邑歸之。復備一戰艦。載能戰之兵。及習海之舵工。令阿生親王領之。往刼此女。未行時。先寓書安祖及其女。並挾寶物無數。及郡主封冊贈之。沙拉定謂阿生曰。無論如何。必得此女。苟不得當。爾可勿歸。歸卽戮死。兵艦及間諜同行。二諜中。一人習海事。遂命爲船主。挪舟而行。沙拉定部署既定。遂靜待其來。

第一章

英國之厄瑟克。有女子名露西蠻得。凝立海邊。引領東望。而左右有二人。與之同立。似衛士保護其王者。則女之堂兄弟也。兄曰高武仁。弟曰烏魯。高武仁軀幹偉碩。凝立如石象。拔刀插於地上。疊

雙掌按其柄。神威凜然。烏魯則往來閒行。時欠伸。三人均在妙年。立於海光日影之中。如奇花初胎。風神妙絕。露西蠻得黑髮而黑睛。膚白如象牙。長身細腰而玉立。手中執花一束。高武仁顏色微青。烏魯則大類沙克遜種人。而其父則腦門人也。烏魯方欠伸作聲。而女卽聳身回顧曰。烏魯。汝困邪。然其聲洪亮。不類英國女士之嬌柔。烏魯曰。我良欲寐。足以消此長日。汝今采花已盈握矣。然爲時已久。女曰。胡趣趣爲。汝不觀海色。幻爲金銀。尙不足供爾縱目耶。烏魯曰。吾觀之倦矣。且觀爾之背。並高武仁之半面。因思及在思探格里廟中。吾父墳前有石象一尊。今高武仁插刀於地。不動不言。吾不期念亡父之石象。高武仁曰。高武仁將來事業正恐不讓先烈。烏魯凝睇視之。其心似怪。卽曰。吾意良不如是。汝將來當披緇入道。萬非擐甲之勇夫。今且問爾及露西蠻得望海何爲。

露西蠻得汝先言之。女子不貴多言。然須少宣其朕兆。女太息曰。我正思及東方。彼間陽光燦射。海水之藍。類吾腰帶之寶石。且其人多富於學問。語未及竟。烏魯曰。男子學問固高。然女子均男子之奴隸也。爾念東方固與爾大有關係。然吾思及一事。汝固東方之公主也。語已。與之鞠躬曰。爾外祖爲亞武伯。舅氏爲沙拉定。世之名王。爾今將舍我而東乎。或至埃及。或至西里亞。可一一語我。女顏色聳然。忽嚴肅如女皇狀。少須答曰。烏魯試思。我苟至東方。彼烏能悅我。我爲阿塞一姓之人。崇信基督。彼間能容我廁身其間邪。烏魯曰。我阿塞亦著姓。非少弱也。至於教派。儘可遷移。高武仁曰。烏魯勿縱言。宜留意。天下事有不宜輕出諸吻者。我愛吾妹。較諸世人爲親。烏魯曰。我亦如是。高武仁曰。我固愛露西蠻得。惟彼偶與可蘭經親吻者。我卽刺之以劍。烏魯曰。露西蠻得須留意。

高武仁言出法隨汝以身嘗試殊可惜也女以手引烏魯之甲言曰汝勿戲言我禱告上帝勿令因變故而殺我烏魯曰果如是者則我基督教人不能不引大義而滅親女曰然我觀世故卽輕生亦正易易蓋物有貴於生命者寧舍命而全之一無所惜烏魯曰汝所言產業耶土地耶愛情耶女曰汝試觀海上有小舟至矣吾已早觀此舟似有值我之意烏魯漫應之曰漁舟也舟上有網女曰網下有光此非刀耶烏魯曰魚鱗亦能有耀不盡爲刀且厄瑟克中無盜劇事可以勿恐女仍不信烏魯曰汝意云何果爲刀耶高武仁曰吾弟果知東方民俗及其戰事否烏魯曰東方無益於我吾先人卽死於戰事體沒疆場而魂歸窀穸教堂墳兆葬衣冠耳高武仁曰先君死爲基督教得死所矣至今人人且慕吾後此能得先君榮名之半死亦瞑目烏魯曰吾君果得死所語時睜目

拔劍言曰。吾兄。今日雅露撒冷承平。如厄瑟克。高武仁曰。否。不久
卽有戰事。前一禮拜。思探格里教堂中。遇教士彼得。彼得語我。前
六月歸自西里亞。言戰事且肇。今沙拉定居大馬色。集兵無數。復
令其教徒。宣布戰狀。果釁開禍結。我輩卽當身蒞戎行。如我先人
所爲。亦萬不能閒居於此。且蘇格蘭戰後。家居無聊。但有力耕。此
豈堂堂男子之事。况我之先人。騎馬趣雅露撒冷。令彼間沙土盡
爲虜血染而腥紅。英烈之狀。吾果得其半者足矣。烏魯忽爾慷慨
言曰。兄若從征。弟亦願往。爾我同生。義當同死。語後。力拔其刀。擲
諸空際。引手接取其柄。不差累黍。卽大呼軍中口號曰。阿塞阿塞。
戰死。戰死。聲大而洪。海鳥聞而驚飛。卽納刀匣中。言曰。吾今日狂
易發矣。無兵而呼。事同兒戲。然不久當去殺人矣。高武仁見狀。不
言而笑。女曰。爾二人出戰。吾思決不能歸。則爾我判袂矣。雖然。亦

吾命也。蓋爾二人所嗜者刀劍。卽吾亦願爾二人能張吾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知戰事必在早晚。帝心蓋將如爾之禱告。嗟夫。烏魯吾見爾刀似有紅光。吾心甚懼。亦不知懼所自來。然吾去家。尙有九咪。且天色重黑矣。今且先至教堂。禱聖。彼得及聖義。得保佑。吾歸一路無恙。烏魯曰。汝何懼之深。九咪之路未爲遠也。女曰。吾言回家之路尙遙。在司致鋪以外。女語時以手指天。高武仁曰。先至教堂良佳。歸途可得多人爲伴。前此羅馬人在此築壘。後則沙克遜也。於是三人同赴教堂。此教堂卽義得所築者。卽用羅馬人之磚石爲之。興工於前之五百年。於是三人同臨神壇禱告。後各出覓馬而歸。時歸路有兩小徑。一至司致鋪。然至司致鋪必經一村。村曰不拉得威武。尙有一徑少近。宜沿海岸至小湫之上。湫曰死河。此河本通入海河之盡處。路轉亦可至司致鋪。則教堂已。

處。其右三人遂趣死河而行。河水非深。馬行可涉而過。三人將同歸就夕餐。防久淹。爲安祖老人所廬念。三人行可半句鐘。道中無言。但聞水鳥飛鳴而已。道闕無人。蓋荒僻爲行旅所不經。但有三兩漁人出沒。時夕景已入。行及死河之上。死河無源。潮入始見。水河身外寬而內窄。寬處可三百碼。三人鞭馬過河。女之馬至神駿。且調良而善走。至高武仁兄弟所乘者。則戰馬也。衝鋒陷陣已貫一。無怖懾之容。河外有廣場一區。其中生小橡樹。有道可通山中。平原以外。尙有積潦。三騎趁小道行。道爲羅馬人所闢者。河上有小石步。長可四十餘碼。可以停船。步蓋漁步。非便於商舶。石步已古。爲潮汐衝陷。石塊已駁落。弗振顧。駁落者。但近海之處而入河。深處尙完好。三騎旣至石步之次。道狹不能并騎而進。烏魯忽見石步上有一舟。停於步上。以纜繫於椓杙。烏魯謂高武仁曰。漁舟

無人似已盡赴。不拉得威武矣。女聞言甚異。謂此間素無漁人。何由有舟女。卽勒馬欲迴。高武仁曰。漁人來否。不得知。然此空船也。何懼之有。可以竟前。勿怯。石步盡處。卽聞有哮噪之聲。視之。則有五。六人均執刀。加面具。鑿突而前。烏魯拔刀呼曰。吾入伏中矣。今宜直趣。不拉得威武。孔道而已。二足動。其刺馬輪。馬立飛騰而犇。且犇。且呼曰。其後尙有伏。不止五六也。復見一隊橫亙於前面。具執刀。亦如前狀。前隊有一人不胄。而執刀。高武仁曰。吾今且趣空船之中。於是三人同步上空船。此執刀之人狂笑不已。此間一面爲水。一面爲磬確之石路。前後皆伏。幾無路可生。殆近舟。纜繫於石步極嚴。實不易動。而空船無槳。及舵得亦弗行。卽聞後人笑曰。三騎急請登舟。若二騎不欲。則單延女士亦可。省吾輩無窮之力矣。女大驚失色。烏魯則大怒。拔刀唯高武仁至鎮定駐馬。語來人。

曰。敢問諸君。何爲果欲得金者。我空諸所有。但有刀馬而已。且吾刀至貴。不能輕擲與人。而免胄執刀之人。忽同一人。漸進而耳語。而免胄者言曰。吾主人言。汝但釋此女郎。與我爾二人。可以自由而去。且爾二君。少年英武。吾輩亦不願剽刃於君身。兄弟同聲大笑。高武仁曰。吾竟以愛弟。授汝吾堂堂男子。乃輕棄我骨肉耶。此焉能行。但一絲氣在。萬不能允。且爾需我女弟。露西蠻得何用。乃至剽刼於道。於是二人復耳語。後始言曰。吾主人言。此女美絕。無論何人。必欲得之。汝欲問得者。何人請告姓名。卽大將露支里也。女聞言。失色甚於初遇剽時。蓋露支里勇毅無匹。亦生於厄瑟克者。有船無數。行刼於東方海上。蓋劇盜也。前此曾求婚於女。女曾力拒之。露支里作狂言。爲高武仁擊掙而去。久不聞其聲迹。高武仁曰。露支里亦在此乎。汝無胆小人。乃面具自揜。恥莫甚焉。去年

耶。穌。誕。與。我。格。鬪。於。雪。中。大。敗。而。逃。今。此。局。未。了。可。以。更。續。爲。雅。戲。也。免。胄。者。曰。汝。試。覓。之。吾。輩。中。自。有。露。支。里。在。也。烏。魯。切。齒。言。曰。老。兄。與。弟。非。戰。不。可。爾。我。前。後。衛。妹。而。衝。鋒。賊。不。足。懼。免。胄。者。見。烏。魯。發。言。卽。曰。爾。二。人。若。動。手。爲。計。良。左。爾。人。寡。而。吾。衆。多。殺。爾。馬。爾。亦。顛。覆。不。如。下。馬。而。降。吾。必。不。窘。汝。卽。爾。二。人。勇。而。善。戰。衆。寡。必。不。敵。今。假。爾。一。分。趣。議。降。勿。滯。女。曰。二。兄。聽。之。勿。令。我。落。於。露。支。里。手。中。請。先。殺。我。以。完。吾。節。果。我。從。賊。此。寧。可。問。高。武。仁。趣。下。刃。勿。濡。忍。汝。先。殺。我。然。後。衝。鋒。亦。可。爲。我。後。日。復。仇。之。地。兄。弟。不。答。彼。此。互。視。久。高。武。仁。知。非。戰。不。可。烏。魯。固。善。言。至。此。亦。怒。極。不。能。發。吻。高。武。仁。曰。露。西。蠻。得。勿。恐。吾。爲。汝。計。但。有。一。策。可。以。自。救。汝。所。乘。馬。迅。捷。如。飛。可。以。馬。渡。水。而。去。必。不。至。於。沈。溺。河。身。雖。寬。而。實。淺。今。潮。新。上。水。必。未。深。容。可。渡。也。女。聞。言。視。空。船。烏。魯。

曰。露西蠻得汝趣行。吾二人力守此孤舟。不令追汝。女聞言含淚。
 伏鞍哭不可止。呼曰。二兄乃爲我死耶。此蓋上帝所命。吾尙何言。
 吾今對天立誓。果二兄不幸者。吾持心喪終。吾一身果二兄幸不。
 死者。卽吞咽不言。二人同聲曰。勿絮絮趣行可也。女匆匆禱告。卽
 挽其繯。馬卽飛騰入水。馬人均沒水中。少須馬首復出水面。直絕
 河而過。衆見狀大驚。兄弟二人見女幸不死。則發聲而笑。二人遂
 下馬直撲諸盜。脫衣包其左膊。右手執刀迎敵。衆見二人猝至。卽
 傳令曰。分衆與此二人。逆命一面解纜。追此美人。衆方欲赴石步。
 二人迎撲盜。乃不能近舟。二人當道而立。衆進撲不能敵。二人之
 勇皆敗。死者顛入河中。其與高武仁敵者亦死。二人念奮其神力。
 與敵衆皆靡。二人追逐而斫之。遇者皆仆。其爲石所觸者皆躓。其
 狂奔而逃者。竟自趣入水者。可三人。二人死一人。攀岸而起。復逆

命來格。死者復二人。餘數人蒙面具。目力髣髴。刀不能中。而兄弟既勇。且自死中圖生。每下一刃。必中一人。二十人中死者已逾其大半。兄弟則退行爲殿。見一尸橫道。以面仰天。烏魯曰。阿兄受創乎。答曰。未也。此局尙未了。餘衆必卷甲而來。幸不挾弓箭。及長矛。吾輩託上帝之力。尙可生也。然從高處遙盼。露西蠻得之馬已近岸。且登矣。見二人方酣戰。卽以素巾高颺於馬上。似慶二兄之勝。兄弟大悅。則同聲感謝上帝。保護其躬。此時免胄之人尙未死。則爭礮石以投此二人。顧石重不能舉。卽得數小石投亦弗中。二人仍無損。此免胄之人謂其同伴作數語。卽有數人入小樹中。人人爭持一槳。高武仁曰。彼蓋以槳爲長兵。用以掙我。我將如何。烏魯曰。無傷也。但露西蠻得生。我尙何懼。彼意欲死我兩人。後划艘而逃。正於此時。烏魯忽聞身後有聲。見高武仁卽蹲身而避。蓋臥。

地之尸僞死也。忽起以刀斫高武仁。烏魯卽迴刀立斷其臂。高武仁亦決其首。其人乃真死矣。烏魯視高武仁血被其面。已中一創。高武仁曰。烏魯汝須自救。我欲暈矣。烏魯曰。暈必不能言。言必不暈。則力抱而親其額。忽見二馬已犇至其前。烏魯則抱高武仁於馬上。堅囑之曰。爾引馬鬣勿慌。卽以轡加其左膊。自亦超乘而上。十分鐘中。盜見二人上馬。亦爭追逐而來。二馬中一馬則高武仁也。伏鞍不語。烏魯揚刃口中大呼口號曰。阿塞阿塞盜爭舉槩擊其馬股。烏魯返馬入盜中。引刀四斫其槩。槩皆立斷。烏魯似亦微創。乃不知其傷處。然尙力戰。覺與己敵者已中刃而殞。餘復反奔。高武仁尙搖動於馬上。不能自持。此時女已登岸。烏魯之目亦微眩。似四轡皆火。二馬遽迤向歸途而趣。而盜亦弗追。但聞馬蹄之聲。已而並馬蹄亦不之聞。烏魯亦暈於馬上。